

名不虚传的“明珠”

□倪辉祥

不少人把到处泛滥着绿浪花红的温哥华比喻成一顶美不胜收的皇冠，也把那个处于温市最高坐标点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称之为“一颗镶嵌在皇冠上的明珠”。

被誉为“皇冠上明珠”的地方，假如光是图有虚名而不具有吸睛的精美景致与诱人沉浸其中的魅力，显然是不可能获取至高无上殊荣的。

芳菲四月天，我到温哥华探亲，家人带领我游览了女王公园，这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立时让我深感名不虚传而迷恋得乐不思蜀了。

那时正值生机盎然山花烂漫的季节，女王公园是个占地52.78公顷而不设围栏不收门票任由人随时进出的公园。进入园区的通道有好几条，小辈见我观园心切，便直接将车开到了坡顶的停车场。一下车，闪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片青翠欲滴的郁郁葱葱与色彩斑斓的鲜艳花海：遍遍皆是参天大树，绿茵成趣的草坪，争相吐艳的草花，组成了一幅奇丽无比西洋意味浓郁的画卷。不远处，是一个喷射出着高高水柱四周由无数弧形小水柱簇拥着的喷泉广场，再往前的草地中有着一株独

领风骚的盛开烂漫的樱花树，像是要同四溅的水花媲美似地向游人频送秋波。这时候，吸引我目光的当然不会是司空见惯的喷泉，而是那风韵独具的樱花仙子了。我心痒难抑地一阵小跑前去。这是一棵枝干高大粗壮、树冠似如一顶硕大无比花伞的樱树，上面缀满了簇簇紧挨在一起的色彩鲜艳的花朵，我禁不住在树边兜着圈子少见多怪地情绪激动了起来：“我还从来没看到过这般大得惊人的樱花树呢！”瞧着我如痴如醉的神色，小辈在一旁告诉我：“这株樱花树是整个温哥华地区数以万计中的樱树之王，女王公园也是温市的四大赏樱基地之一。”频频颌首之人，自然是欣喜得手舞足蹈、贪婪得目不转睛了。突然间风力骤起，弱不禁风的花瓣洋洋洒洒地飘起，竞相舞动，随之轻盈飘落在我眼前呈现出了一场奇妙得令人醉不自胜的斑斓无比的樱花雨。欣赏到了王者的风采，周边那些也竞相绽放着笑脸的樱花，自然是显得逊色了。

瞧着我久久不肯离去的痴迷相，一双龙凤胎孙辈就左右开弓硬拽着老爷子去领略更为绚烂奇

丽的景致了。一路上的叫不上名称的树木灌丛、奇花异草构图成的异国的园艺风采，引诱得我时时放慢脚步意欲欣赏。可一对孙辈却是不松手地将我往前拽：“最好看的景色在前面。”

不多会，一个偌大的深坑式的妖娆无比的景致，出现在我的眼前，是那样地千姿百态，是那样地玲珑剔透，这是我从没见过过的妙趣横生而又多姿多彩的下沉式景致。从小辈的嘴里我才知道，这是当地人利用采矿留下的深坑因地制宜改造成的一个公园，原名叫小山公园，后在1939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与伊丽莎白女王偕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的到访，为对他们的驾临表示敬意，特将公园更名为了女王公园。这个公园里几乎囊括了加拿大本土所有植物，还引进了不少外来树种和灌木，号称为首加的第一座植物展示馆。

小辈喋喋不休地介绍，益发增浓了我观赏的热情。坑底琳琅满目的奇草异花，曲里拐弯，红绿搭配得格外精致。名目繁多的草花构成的色彩斑斓的图案景致，与形状奇异的石头及一棵棵树冠怪异的大树配搭成的相映成趣，

立时让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兴奋，竟然不顾腿脚的不便，摔开了小辈搀扶的手，沿着蜿蜒的曲径，飞身扑进了坑底的绮丽之中。似如西洋画式的视觉冲击，美得让人目不暇给，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手舞足蹈之际不经意地抬头，坑壁上耸满的各种树木与倒垂灌丛的绿色，给人以被浓密的绿色裹挟起来的赏心悦目的感觉，心旷神怡得无法形容。

在坑底的旖旎中流连良久，我才一步步回头地割舍了对坑底奇异美景的贪婪，从另一条小径直上坑顶。眼前马上豁然开朗了起来：原来这里是俯瞰温市全城的最佳制高点。极目远眺，英吉利海峡、船只云集的港口、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以及背后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群山峰，一览无遗地尽收眼底。

正当我沉浸其中的时候，小辈们又在催促我去另一洞天观赏了。它是坐落在不远处我不曾注意到的一个半球形的建筑：巨大的三级真空管圆顶，由1490个树脂玻璃圆盖组成。小辈说这是一个植物温室，是温哥华的特殊标志之一。里面有着500多种沙漠、雨林、热带地区的植物花卉，还有一个飞满100多种鸟类的热带园。迫不及待地走进园内，方寸之间布满的奇花异草、鸟语花香，身置之中的耳濡目染，立即让我产生出了“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不可思议，再一次让我流连

忘返得乐不思蜀了。

从令人迷恋不已的温室中出来，小辈见我流露着对那个深坑景致意犹未尽的神情，便领着我沿着坑顶四周的曲径俯瞰，眼前的景致立时像电影镜头转换似地意韵独特了起来。移步异景的奇妙，常常促使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拍摄，意欲将园林设计者匠心独运营造出来的变幻莫测的景致永久地收藏起来。忽然间，我瞥见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在坑底或是坑顶欢快地飞舞着优美的身姿，原来是几对新人在拍摄着户外的婚纱照，爱美的新人们显然欲将“明珠”的光彩和美不胜收伴随着自己新婚的美满幸福。

大半圈浏览下来，天色开始暗淡了下来，可我突然发现了一条掩饰在高大林木间的幽幽小道，一问方知这是一条林间的下坡之路，便执意要掩身进林间的小道下山。儿媳见我童心未泯兴致极高，便吩咐一双孙辈陪伴向导，自己去开车候等在路口。两旁密密麻麻的大树，很多是耸天的大树，恐怕两三个人都合抱不住，加上林间的杂草灌丛与野花，瞬间间让人产生了置身于原始森林中的错觉。

这颗名不虚传的“明珠”，诱使我每次到温哥华都会脚底发痒。在不同的季节里，让我饱享了“明珠”的各种情调迥异的光彩。

但不影响整个圆。玄奘的难道是最多的，一般人早就绕回来了，他能坚持，所以他画的圆比任何人都大，且圆。

我们总认为坎坷碍了你画圆，结果坎坷多的人圆画的特别好。而那些咋看一帆风顺的人最后却画糟了人生。贪者也求圆，但心术不正、手法卑劣，所画的圆是丑陋的。圆，不是财富也不是权位。死了还被唾弃，恐怕自己都会懊恼。常人认为，死了被说好，那才真正可说成是圆满。正如玄奘说的：人死了，精神与灵魂永生。

画圆

□詹超音

人有追求，求圆，求一生；起码是这么想的，想圆，想一生。人们都以为圆寂就是死亡，或专指僧尼死亡。这是误讹，谁都会死亡，但不是所有死亡都可称圆寂；圆寂说的是“德圆满，恶寂灭”。玄奘译涅槃之说：肉体死亡而精神与灵魂重生。

谁都想将人生画圆画好，认为顺就是圆。——我也这

么想。圆寂也好、涅槃也好，那是大师的事，普通人不就图个顺么。

人生怎么行都会回到原点，——床上来回到床上去，从父母那里来又跟随父母去。在这个过程中，你只负责给下一代标注一个点。

没有一个人能一气呵成地将人生画得滴溜滚圆，弯弯曲绕总会有点，甚至缺牙缺齿，

去海阳“探地雷”

□施永培

餐，我们俩叫了一辆出租车，半个小时左右后就来到了“地雷战”的景点。景点门口，写有“地雷战”三个大字、球径有七八米的“铁西瓜”，置于二三米高、颇有气势的、青砖宽厚的岗楼边，和同样青砖宽厚的围墙内。用钢筋水泥浇筑成的两棵树皮皴裂的高高耸耸的老树，分立大门两边。布置装饰的七八条系有五彩三角小旗的带子，从树上连接到地面上对应的桩子上。彩旗迎风飘扬，似微笑着告诉游客，这里打响的“地雷战”，漂亮、精彩、鼓舞人。

地雷战的真实故事，主要发生在1942年后抗日战争中最为艰苦的年月。那时，日本强盗不断地向我抗日根据地 进行蚕食扫荡。地方军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阴谋，加强了边沿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鼓励要求强化民兵们学习研制使用“地雷”等土武器，与现代装备的日本鬼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人们亲切地把地雷叫做“铁西瓜”。“铁西瓜”不断地给人们带来胜利和信心，是民兵们杀敌武器中的最爱。

□王远鸿

只见那母猪就像吹了气一样，一天比一天肥，一天比一天重。副连长心里乐开了花，问那饲料因何如此神奇。老朱说：“报告连长！‘你怎么像猪一样，吃了睡、睡了吃’，这是骂人的话，但很有道理。我的‘饲料’里有酒，猪吃了之后被醉倒，成天睡觉，吃了睡、睡了吃，就尽长肉了！”

副连长和老朱都哈哈大笑。母猪渐渐肥大并性成熟，就得想法子让它去交配，好产仔，方便老朱“扩大再生产”。于是，配种工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老朱的连队在山腰，团部的公猪在山脚，总不能叫团部派遣公猪来配种，再命令公猪执行完任务后，自己按原路返回吧。

这又是一大问题。没想到，困难面前压不倒意志坚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老朱竟然向副连长提出了“驾猪远配”的作战方案。此时此刻，副连长已经被老朱的执着深深感动了。他完全信任老朱，允许他赶着母猪，去山脚的团部驻地，找公猪交配。后来老朱对我说：“哪里有那么好赶啊。你抽它，它直哼哼。它不走，你就只能坐在那里等它。它走得快，你还提心吊胆，万一猝不及防，滚下山，三四百斤，哪里拉得回来……”

太阳从上山到下山，时间从白天到黑夜，带着袖套的老朱赶着母猪去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他平平安安地又把母猪带了回来。他知道，母猪就是部队财物，一丝一毫也不能损失。

大概，也就从那时起，连队的养猪试验，开始有了质的突破。三个月，120天，母猪产了第一窝猪崽子。老朱又将创新饲料用在了它们身上，取得良好效果。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繁衍，一个不足100人的连队，肥猪竟然有18头之多！

这件事，被副连长及时向连长报告了。连长则脑筋动得更快，他当即决定，除保障战士伙食供应外，将富余的肥猪卖给供销社，连队集体更是多了一份收入。

1976年，老朱因养猪成效显著，在部队被记个人三等功一次。就像相声口头禅里说的那样，因为养猪而立功，真是“没听说过”。老朱，也是在部队入的党……

老朱养猪

老朱，是青浦赵屯村三队的老党员。在45年前，也就是1974年，他入伍，在舟山群岛成为了一名海军战士。而他的岗位，则是炊事班的炊事员。

在那个年代里，群众生活不易，部队自然既有严格的规定和管制，又有艰巨的保卫任务。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炊事班最艰难的，莫过于伙食质量就是部队的战斗力。要知道，炊事班面对的，可是一顿能吃六量白米饭的虎狼之师。

老朱，是从赵屯村走出的农家子弟。他深知没有吃的，吃不上好的，七尺高的汉子就没有力气。作为一名炊事员，他并不想每天就这样紧巴巴给大家喝汤吃稀。他向分管后勤的副连长，大胆地提出了“养猪”的科学化建议。

可当时连队里并没有猪啊。没事。他请副连长帮助协调，问团部弄一头母猪崽子回来，自己养！

说实话，副连长的心里，实际是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这能成吗？但他也抵不过老家红烧肉的眼中梦想，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死乞白赖地向组织反映生活困难，终于抱回了一只猪崽子，交到了老朱怀中。老朱说：“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其实吧，理想总是丰满的，但现实往往很残酷。因为，牲口和人一样，都是要有“吃食”的。在那个没有多少油水的年代里，泔脚之类的东西，不见得多。连人吃得都没营养，猪吃了能有营养吗？你真给猪吃了人吃的，那养猪就等于养人，哪里又划算得来！

道理谁都知道。可没想到，老朱养猪确有相声口头禅——“没听说过”的独到之处。

老朱首先找来一只能蹲下一个人 的大酒缸，然后去拔岛上漫山遍野的草。接着，他把炊事班里的秕糠先一层均匀地倒进酒缸里，再把杂草一层均匀地铺在秕糠上，再在杂草上倒上秕糠，由此叠加进行，直至把酒缸将近装满。以上程序完成后，老朱再买来廉价的酒糟、酒酿，慢慢浇注进去后，他便像密封绍兴黄酒一样，用泥土把大酒缸盖住。等到8天左右，他用榔头把已经硬化的酒缸盖敲开。缸内之物，便是“八戒”们的上好吃食。

说时迟，那时快。路子怪，但管用。